

国家艺术杂志

本报副刊部主编 | 第 479 期 | 2013年8月10日 星期六 本刊主编: 黄伟明 责编: 文清 视觉设计: 戚黎明

■ 将于 2015 年建成的上海中心, 632 米高度成为上海高层建筑史上的新里程碑, 设计师虽然是外国人, 但上海中心设计灵感却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, 而其旋转变化、螺旋上升的外立面又体现了一种蓬勃的现象 (透视效果图)

「国际潮流」

是否应该照单全收

◆ 本报通讯员 程国政 姜锡祥

7 月底, 一则长沙“世界第一高楼停工”的新闻在圈内引起的反响却很大: 这敲响了城市艺术沦为金钱、权力的“图腾”的警钟。可是, 大家普遍没有意识到的是, 这些作品又是西洋建筑师在中国收获的“金矿”。8 月 3 日, 高度将达 632 米的上海中心大厦完成封顶, 高楼迭起、洋建筑师满意的又一“力作”建成在望, 此时我们也该意识到些什么?

叫停“洋建筑师迷信”

7 月 24 日, 838 米的世界最高楼“天空城市”因未批先建被叫停, 此时距开工仅 4 天。随之言者蜂起,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, 没有一位谈及这栋楼的设计师阿德里安·史密斯, 他是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塔设计者, 在中国已有上海金茂大厦、南京紫峰大厦等多个项目。

又是外国设计师。回顾一下 30 多年来我们的一线城市中, 被当作“标志性建筑”的设计, 几乎清一色由外国人领衔。2004 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扎哈·哈迪德说, 中国是“一张可供创新的神奇空白画布”; 美国 SOM 的建筑师安东尼·费尔德曼更加直截了当, 在中国“你可以看到别的国家脑筋清楚的人不可能盖的东西”。

不可否认, 外国设计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理念、技术、材料和施工方法, 使我们与世界的距离瞬间消失。金茂大厦主要设计者 SOM 的阿德里安·史密斯谈到金茂的设计构思说: “我在研究中国建筑风格的时候, 注意到了造型美观的中国塔……金茂大厦不宜简单地被划为现代派或后现代派, 它吸收了中国建筑风格的文脉。”

迎合决策者很“要紧”

可是, 我们在热切欢迎国际设计大师的同时, 也进入了更多的二流三流甚至不入流的设计师, 这些人自己的国家可能正处于等米下锅的状态, 但到了中国就成了代表一流和国际水平的“设计艺术家”。他们水平可能不高, 但业主所好的能力却很高, 他们知道决策者们对形式的偏好高于一切, 便自觉地去迎合。

问题来了, 这些外国设计师无意去研究中国文化, 于是他们设计的作品往往简单粗暴地闯入我们的视线。比如, 在一个建筑密集的老城区, 突然冒出“一滴水”、“水晶灯”样的客运中心是否合适? 据业内一位资深专家说, 2002 年落成的

上海外滩中心是波特曼事务所的作品, 这座建筑的顶部应用了上海上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流行的非建筑语言, 使它看上去就像是赌场。

平心而论, 库哈斯的央视大楼真的是我们所需要的吗? 耗资巨大、挑战重力, 在北京这样一个多地震的地方, 严重威胁人们的心理堤防。荷兰德尔夫特理工大学教授亚历山大·楚尼斯指出: “近年来在国际设计领域广为流传的两种倾向, 即崇尚杂乱无章的非形式主义和推崇权力至上的形式主义。”所有这些倾向都可以在今天的中国找到市场,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建筑师的试验场。

为何恰恰选了我们?

上世纪 60 年代, 随着经济的勃兴, 日本建筑也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, 外国设计师纷纷涌入, 但是那次浪潮也洗礼并培育了一代日本本土建筑师, 他们努力寻求日本文化在现代建筑中的表现, 将民族性与时代性结合在一起。如今的日本建筑师已在国际建筑界占有重要地位, 自 1987 年丹下健三获得普利兹克奖以来, 现已有 6 位日本建筑师 5 次获得此项世界建筑界的“诺贝尔奖”。

眼下的中国设计师群体, 既无领袖, 也鲜有坚持者如王澐, 有的只是膜拜和顺从。要明白即使外国顶级建筑师也不是万能的, 擅长考虑建筑单体的设计师, 我们却聘请他们做大规模的城市规划肯定弄砸。

弗兰克·盖瑞在设计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前, 做过无数次的模型实验; 巴黎蓬皮杜中心的模型试验试图让建筑外墙随意收放, 结果显示技术指标不经济、不合理而作罢。城市设计不是物理实验, 可是扎哈·哈迪德却毫不隐讳地说, 西方设计师的新理念作品在中国有可能进行试验, 在其他地方是没可能的。

在中国, 瞻前顾后、亲民近民的建筑真不多, 一味“放纵”外国设计师肆意而为, 人走其下怎能不卑微而渺小? 遑论其他。

● 题内话

灵魂跟上

◆ 黄伟明

洋建筑师在中国, 是个大问题。外国设计师如何融入当地文化, 中国设计师长期充当城市高端设计市场的“答应”(清代的妃嫔品级中, 答应地位最低) 身份如何改变, 决策者如何做到华山论剑之后再发“英雄帖”, 而不是事未做, 就定下“美国(欧洲)方案”, 百姓如何学会欣赏城市艺术? 这一切都需要灵魂跟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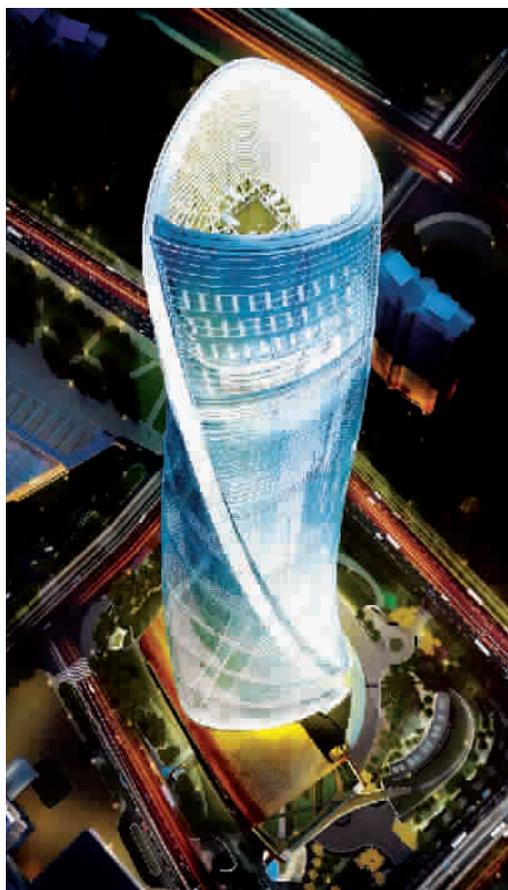
文化不可能国际化。正因为任何一个民族文化都是当地特有的, 所有进入者都必须尊重、理解、融入并活化, 那种观光几天, 商谈一番, 随后回去洋洋洒洒一大叠的设计图纸, 最后大多只能一条路: 设计成果将成为“粗暴的闯入者”, 作品的魂没有附上城市的“体”, 没有灵魂。

出资人不可见到洋人就烧香膜拜, 延为上宾。随着国家开放程度越来越深, 金发碧眼的进入者也就鱼龙混杂起来, 你必须擦亮眼睛、灵魂跟上, 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伯乐, 一鉴真假; 当然, 决策者更要做的是切不可把设计物当成金钱、权力的“图腾”。

中国设计师, 要向马岩松学习。吃透西洋设计套路, 乘着经济危机, 花低廉的价格找了一批“洋打工”, 他的 50 个同事, 一半都是外国人, 如今他们正在重庆、哈尔滨、北京等地忙碌着。我们设计师的设计技术和艺术并不神秘, 入了殿堂, 境界的造化还是在人。

中国老百姓当然是当地文化的最忠实的守候者和体验者, 固然我们可以说百姓也应该提高艺术欣赏的品位, 灵魂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; 可是, 为何遭到调侃不是别他, 偏偏是“小蛮腰”、“大裤衩”、“秋裤”、“孔方兄”几个? 我看, 即便欣赏力不够, 老百姓还是能一眼看出这些家伙的粗暴乱入, 严重挑战了百姓的审美底线。

英国建筑师大卫·奇珀菲尔德说: “一名具有创造性的建筑师就是能够通过建成的作品建议、促进并激励更好的世界观。”灵魂跟上, 才能出高尚而美的设计作品。



■ 从顶部看, 上海中心像用无数吉他拨片叠加起来的, 这种设计能帮助大厦抵御台风 (透视效果图)